

“衆多緘口不語的信使/亦如此沉默地掠過紅牆/剛賞完降旗的遊客不知頭頂/億萬雙羽翼正磅礴形成今夜。”這首詩如文珍本人，亦如她的小說文字，看起來內向平靜、不急不緩，其實她對80後同齡人正在經歷的諸多“社會之痛”敏感極了，讓人體會到一種“在沉默中爆發”的衝擊力和震撼力。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河南報道

文珍，1982年出生於湖南。本科就讀於中山大學金融系，研究生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與創作方向，為中國首位創意寫作學碩士。在《人民文學》、《當代》、《上海文學》等發表中短篇小說若干，散文、詩歌均有涉獵。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第十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第二屆西湖新銳獎、首屆“紫金·人民文學未來之星”提名等獎項。部分作品有英文、法文、越南語和意大利文版本譯介海外。

採訪文珍，緣於她的最新小說集《柒》出版。《柒》中收入作品皆發表於《十月》、《人民文學》等文学期刊，今年八月，首篇《夜車》更獲得五年一度的第十一屆上海文學獎。文珍來到鄭州松社書店的前一晚，松社書店把《柒》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幾乎是一口氣看完，七個故事，有七年之癢的婚姻，有人生初見的動心起念，有丁克一族的苦悶矛盾，有對女性創作者困境的揭示……每個故事都能看到自己，或者看到自己身邊的人，表面上風平浪靜，內心卻有各種創傷和困境。

### 小說如實反映社會

記者告訴文珍，讀她的小說有很強的“代入感”，會感同身受，會覺得“生活就是如此”，但卻沒有提供解決方案。文珍回答，小說的功能不是提供解決方案，能如實地反映社會的一些病症就好了。“小說不是思想的傳聲筒，可能更接近於真實，如其所示。看完之後，有些人可能會更清晰地認識自己。”

### 活在當下寫在當下

文珍一直在寫她所熟悉的“小人物”是如何活在當下的。“看上去波瀾不驚，實際卻驚心動魄”。文珍說，在如今大的環境潮流中有很多的暗湧很多的裂縫，大家在彼此折磨而不自知。而她的書寫便是將這種暗湧這種裂縫展示出來，讓同齡人對自己的處境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知。

文珍覺得一個寫小說的人最應該寫的就是內心反覆縈繞不已、生活中那些完全無法消化的事情。因此，寫作者必須要看清現實、理解現實，並有足夠的能力將現實可能發生，只是搬到自己的筆下。

■文珍一直在寫她所熟悉的“小人物”是如何活在當下的。



說話聲音極輕的文珍是個對社會、對個體之“痛”極為敏感的人，看到在單位附近受冷挨凍的流浪貓，她會去餵養；2014年“@走飯”的女孩自殺，文珍寫給了她一封信，信中她寫道：“任何人與人、人與事的關係都是彈簧，過鬆過緊都會出差池，而你所畢生追尋的‘愛’，其實不過是一種讓人們願意在一塊的溫柔情感，在一起開心則聚，不開心則散，其實是極自然而普通的一件事，當不起那麼多深刻的標籤與註解。”

及至最近中國發生的幼兒園事件以及北京的外來人口事件，文珍也是時刻關注着。“正好在這個階段我看到了一些問題，會覺得不太對，但我不可能寫一篇檄文去討伐。”於是文珍便把對現有世界的理解和自己的一些記憶，寫進小說裡。

文珍最害怕的是閉門造車，為此她也不願意成為一個職業的寫作者。她的“正統”主業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過不少同輩青年作家的書。“我需要跟社會發生關係，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

### 探討女性種種問題

文珍被歸類為“80後青年女作家”。有評論說，從“女性寫作”的維度看，文珍可算是標準的範式：女性作者，女性人物，女性立場，女性觀照，探討女性內在的或面對外部的種種問題。

對於作家被歸類，文珍覺得很難避免。當她第一次看到有評論說她是女性主義書寫時，她也覺得有些不愉快。但如今文珍看來，她確實在寫作中觸及到很多女性，尤其是80後女性話題。

文珍並不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只是正好隨着年齡的增長，看到了周邊女性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就很直接地反映在了小說中。“張愛玲在30多歲時也會寫到整個女性行列，這個階段很特別。”

文珍說，我們這一代承受的後果是市

場經濟非常繁榮，但是思想根本沒有配套。“網絡上充斥着綠茶婊、白蓮花這種詞彙，我個人非常討厭。”

文珍說，女性所面臨的偏見和障礙不是一片冰山，而是“整個宇宙”。尤其對25歲到35歲的女生來說，“你結婚不結婚，生不生孩子，你的家庭關係婆媳關係怎麼樣，你工作中情商高不高，如何和同事上司相處，都對這個女生有很大的改變，和讀書時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女生所面臨的許多隱性障礙就會慢慢顯露出來，性別問題也就開始顯現。”

文珍筆下營造的是基於女性感覺之上正在進行的城市年輕人的情感生活。無論是已經出版的小說集《十一味愛》、《我們夜裡在美術館談戀愛》，還是這本《柒》，在社會空間上以她所熟悉的北大和北京安翔路為據點，多從這些人物的情感和精神狀態切入，寫他們的個體生活困境。

文珍將《柒》這部短篇小說集的主題定為“一個人在世界上如何成為他自己”。《柒》的封底上寫：“一個人在世界上成為他自己，其實意味着更多可能性的不斷脫落和失去。”文珍覺得，一個人在現實的妥協與對抗中如何保全自己，是暫時活下去的一種很喪的狀態。

活在當下很喪，但並不絕望。女性的困境，也必須靠自己去突破。“奮力游過一整面危機四伏的黑暗大海”。



■文珍為讀者簽名。

# 內向書寫於無聲處抗爭



■文珍攜新書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文珍的最新小說集《柒》出版。

網上圖片

## 關於寫作：讓種子慢慢發芽

關於寫作習慣，文珍說她寫東西很慢，她在寫作時很少考慮結構，更多的是考慮寫什麼。

“想起一句話，寫在那裡，放在那裡。就像一個種子灑在土地，這中間觀察到的一些人和事，一些記憶，某一天突然想起來，接着寫下去，這粒種子就發芽長大了。”而即便是一個晚上可以寫一萬字，哪怕已經結尾了，文珍也要把它放在那裡，過段時間再拿出來，修改。“可能不信任自己能夠非常順利的創作，會反覆覆盤。”

文珍亦害怕自己的作品被當面討論，“覺得很尷尬。就像老師在課堂上唸範文一樣，真希望自己不在場。”文珍的這種“羞澀”使得她在北京大學讀碩士三年的時間裡，都沒怎麼提筆寫作。“我不知道刊發在哪个雜誌上不會被同學發現。”

但儘管不想寫，文珍必須憑一篇小說畢業，“經歷了一番思想鬥爭，完成了《第八日》。”但文珍說，這篇小說是畢業兩年後才拿出來發表的。

所以，文珍一直覺得作家應該跟評論家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